

序 (Introduzione)

克里斯提娜·娜塔莉 (Cristiana Natali)

马丽娅·宝拉 (Maria Paola) 只有一只手，右手。

她刚来我们这儿跳舞时说过，再此之前她从没尝试过任何形式的肢体运动，她觉得自己没有天赋。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其实她对音乐非常敏感，而且有着很好的模仿力和超凡的柔韧度。马丽娅刚来的时候总穿着长袖线衣，为了让人看起来身体两侧是对称的。而到年终汇演时，她却穿着演出服上台，让两只胳膊毫无保留地裸露了出来。我问马丽娅可不可以写一点自身经历，当时想着我定会被她的故事所感动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她的文字竟让我看到了一些她身上曾被忽视的东西。

这本书的灵感正是来自马丽娅写下的那些话语，读者可以在第二篇故事里读到它们（《舞蹈为我搭了把手》）。是马丽娅·宝拉的讲述让我们接触到了一个从未相识的世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。讲述者总是慷慨的，他们把自身的经历分享给了读者，让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他们。

马丽娅·宝拉很看重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性。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，我问她对自己的故事有什么期待，她解释说：

我很高兴人们会读到它[...]. 如果有人对自己的缺陷难以启齿，我希望他们能得到一点鼓励，不要害怕。

怎么讲？

去谈论自己的缺陷，去和别人沟通这个话题是很有用的，因为我察觉到人们在和我交往时会有一些尴尬。他们会为许多事情尴尬，甚至一些我压根就不在乎的事[...]。很多时候人们会遇到一些我从未有过的困难。一方面也许是 教养问题，人们觉得跟我谈论这些会有点冒犯，可能有些人面对这些话题真的会不高兴，但我不会。很明显，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情况，有些人的情况比较严重，那可能会很难面对这个话题。我不是在评头论足那些不愿面对这个话题的残疾人，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。但对我来说，当我对面的人陷入了尴尬，我就会觉得很为难，因为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可是如果你跟我起个话头，我就会回应你，或者我来开始，你回应我...这样就建立起了沟通，我们就可以去聊。（这本书）是打开这扇门的好机会。（摘自马丽娅·宝拉的采访，2018年1月2日）

我们有多少扇门可以向世界打开？每一扇门都是一种去看世界的角度，一种生活在世的态度，一种感知万物的心境。本书的作者们通过主观性的写作，为我们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全新视角。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有博洛尼亚大学残疾师生¹（disabilità/DSA）的亲笔作（在校生，毕业生，博士生，教师，实习生和教职工），有一位残疾助理的讲述，最后还有一位普通学生的亲身经历——她曾参加了由博洛尼亚大学文学和文化遗产学院与Acca Parlante社团组织的一次关于“残疾人话题敏感度”的实践学习。其中，马泰奥·科尔维诺（Matteo Corvino）和弗兰西斯科·目索莱斯（Francesco Musolesi）的讲述，我们按照他们期望的那样，用采访的形式发表了出来，由尼可拉·巴尔达希（Nicola Bardasi）誊写²。

这些文章是怎样收集起来的呢？我们通过残疾学生服务系统（Servizio Studenti con Disabilità/DSA）向大家发出了写作邀请。在这本书的最后，大家可以看到那封邀请函，因为大家手中的这些文章只是一个开始——所有想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都可以在线上续写这本文集。考虑到残疾师生们（尤其是教职工，助理和老师）没有一个可供查询的通讯录，我们不得不通过私人关系与他们联系，出于他们自身的情况，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限制。

唯独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独立的，所以不需要按照目录的顺序阅读。但对于恩里克·弗朗西斯齐（Enrico Franceschi），卢卡·德桑德利（Luca G. De Sandoli）和马泰奥·科尔维诺（Matteo Corvino）的文章，为不使读者错失其间的内在联系，我们建议大家按照既定顺序去阅读。

感谢那些自始至终对这个项目抱有信心的人：首先是文学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院长克斯坦提诺·马尔姆（Costantino Marmo）先生，学院代表委员会的所有师生，以及学院副院长行政处的所有员工（Donatella Alvisi, Antonio Merli, Annarosa Pasi, Nadia Perri, Moira Venanzi），这个项目方案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合作。

另外我们还要感谢伊拉莉亚·塔布里尼（Ilaria Tamburini），弗兰西斯科·赛琪爱里（Francesco Secchieri）和所有残疾学生服务处的员工（Servizio Studenti con Disabilità/DSA）。最后，要感谢在出版前阅读过终稿的朋友，布兰达·白纳伊亚（Brenda Benaglia）和罗伯尔妲·博奈替（Roberta Bonetti），以及在发行阶段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恩里克·弗朗西斯齐（Enrico Franceschi）。

我们把这本书看做一个持续发展的项目，如果大家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贵的评论，我们将感激不尽。邮箱地址：cristiana.natali@unibo.it

¹ DSA (Disturbi Specifici dell'Apprendimento) 学习型障碍，包括诵读障碍，书写障碍，计算障碍，拼写障碍，运动障碍。

² 尼可拉·巴尔达希（Nicola Bardasi）还编辑了书籍编纂者的所有注脚。

舞蹈给我搭了把手（Di come la danza mi ha dato una mano）

马丽娅·宝拉·其娅韦里尼（*Maria Paola Chiaverini*）

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现代文学专业

在相识几个月后，一个好朋友跟我坦白了一件事。有次他看到我正吃力地做着什么（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），他问我“需不需要搭一把手”，话音刚落他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，当时他觉得尴尬极了。听到这些后我大笑不止，因为我并没有把那句话联系到自己缺一只手这件事上，现在想来，就好比跟一个盲人说：“我们明天见！”。

当我遇到类似的情形时，我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是我常在不经意间去说“你需要搭把手吗？”。其实我刚才想写的是“你能给我搭把手吗？”，通过表述方式的选择我才意识到，在这些年里我被迫学到了什么。从前我很难向别人张口，在遇到困难时向别人寻求帮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当你一出生就有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身体构造，长大的同时你会发现面对一些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。对我来说这种限制体现在一个很特殊的方面，也就是动手能力。我很早就明白我永远都弹不了钢琴。但并不是所有需要动手的事情我都做不了，人总是通过模仿去学习做事的。人们通过肢体动作教给你怎么系鞋带，可那些动作你却做不了，因为需要用手指。你无法用那种方式系鞋带，但你可以找到另一种方式去做。我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系鞋带，并且发现生理限制其实激发了我的创造力 - 也就是找到一条不同的路去抵达相同的终点。这不是别人可以教给你的，得靠自己来发现。

就连现在，当朋友们看到我涂指甲油时他们仍会惊叹不已。

可偏偏就是这种决心，在让我突破了自己的生理限制之后却给我设了一个门槛。那就是如何在自己有困难时向别人求助，这可比系鞋带还难，甚至比承认自己永远做不了杂技演员还难（从小我就酷爱马戏团）。是自尊心，也可能是羞耻心作怪，尽管我的缺陷人人可见，但我在别人面前不会承认我比他们少些什么。可在我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缺陷便显得格外明显。

为了学会向别人求助，我不得不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。

这个过程很大一部分牵扯到对身体的感知，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是这样。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生理缺陷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也许那些在外观上有缺点的女孩儿也会有类似的经历，比如长着一个大鼻子，要么过于肥胖，或者带着牙套。但首先我觉得这些缺点都是很主观的（好吧，也不都是，但大部分情况取决于一个人的主观审美），可我的“缺点”毫无疑问是客观的。再者，那些外观上的缺点通过某种方式都可以矫正，可我的缺陷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。有一点荒谬的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装假肢，哪怕一丁点这样的念头都没有。我对那只小手有一种说不清的占有欲（我生来就是

这样，那是我的一部分，谁碰它谁倒霉），那我自然就会顺服于它（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其它选择）。

所有这些思绪和感觉并不是通过内省得来的，而是日复一日从别人的目光里看到的。直面他人的目光并不是件容易事儿，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反应，有时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。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对方不想冒犯我们，所以就不会有直接的交流和表达。比方说，当我碰见一些小孩子，他们通常会立即问我的手怎么了，那我就告诉他们真相，如实回答这些既好玩又意外的问题。但如果他们身边有家长陪伴，大人们几乎都会为孩子们的好奇而陷入尴尬，他们担心这种问题会冒犯到我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也会直接回答他们，让家长们也参与到对话中来 - 这种情形发生时真的是太美好了。大部分人在刚遇见我时不会发觉我的小手，只有在谈话中大家才会注意到它，这让我感觉很放松，那别人也就自然放松下来了。

陌生人一般只会盯着我看，什么都不说。当我回应他们的目光时，他们就会移开视线。在这种注视下我会感觉很无力。所以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会试图保护自己，免受这种注视的伤害，我尽可能地用衣物遮掩自己，在陌生人面前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人生中总会有一些事情促使你走出牢笼。

第一件是爱情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没什么可以阻挡你赤裸地展现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，尽管你会非常在意对方的评价，可你仍旧会呈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。赤诚的结果时好时坏，可无论如何，爱情都会让我们成长。

第二件事就是舞蹈。我很晚才在大学里接触到舞蹈，那是一种很动感的非洲舞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舞蹈室里鼓点响起的那一刻。音响冲破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扇大门，一股喜悦的暖流奔涌而出。我以前都不曾察觉到喜悦的存在，但从那一刻起它便始终陪伴在我左右，那股暖流冲毁了我对自己的偏见和内心的恐惧。每当我跳舞时，这股喜悦之情就充满了整个身体，就像恋爱的感觉 - 你完全被这种情感征服了，你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我不允许任何事情和任何人从我这里夺走这么美好而强烈的感觉，没有什么会令我恐惧的了。我不再害怕上台表演，我愿意表现自己，我想要所有人分享这份喜悦，因为我不能独自占有它。

每每回想起这些，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当你们看到我翩翩起舞，便无需问我是否幸福。